

# 漢小學四種

上

(附索引)

●說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

爾雅義疏

〔清〕郝懿行

方言箋疏

〔清〕錢 繹

釋名疏證補

〔清〕王先謙

巴蜀書社

●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

漢小學四種 上（附索引）

巴蜀書社·中国成都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小學四種/許慎等著 .一影印本 .一成都:巴蜀書社,2001.7

ISBN 7-80659-114-1

I . 漢... II . 許... III . 漢語 - 詞彙 - 古代  
IV . 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6091 號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李文金

## 漢小學四種

許慎 等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028)7445573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0.25

字數 470 千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80659-114-1/H·12

定價:188.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弁言

自從劉邦建立了漢朝，我國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在漢文帝，漢景帝的銳意治理下，出現了歷史上所說的『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學校制度建立了，設立了博士，講授儒家經典，到了漢武帝時期，表彰六經，獨尊儒術，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思想。文化教育也改變了秦朝那種蕭條的局面，為了讀懂前代的經典，童蒙的識字教育在學校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學術思想的發展，推動了語言文字的研究。出現了一些高質量的語言學著作，傳統上把語言文字之學稱為『小學』，它的本義是教育童蒙的學校，因為小學的教學內容裏面識字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後來就把研究文字的學問稱為小學。

漢朝的小學已經非常發達。一些小學著作已經超出了童蒙識字的範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我國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語言學史上也居于領先的地位。

——

漢字在世界文字體系裏面是一種特殊的文字，它形體衆多，結構複雜，學習和掌握它都有一定的難度。因此識字成了我國傳統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由於識字教育的開展，人們根據漢字的特點對漢字的結構進行分析。根據左傳的記載，楚莊王為了證明自己尚德不尚武的主張，便說：『夫文，止戈為武。』意思是說從文字上看，『止』和『戈』結合起來就成了『武』字<sup>〔一〕</sup>。類似的如『反正為乏』<sup>〔二〕</sup>、『皿蟲為蠱』<sup>〔三〕</sup>，都屬於這種內容。這些解釋雖然有他們的政治目的，但是他們確實在分析漢字結構。

蒼頡造字的傳說最早出現於戰國時期的文獻。漢字結構分析又和蒼頡傳說聯繫起來了。韓非在五蠹篇裏面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秦始皇命李斯統一文字，推行小篆，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自然是一件大事，但是當時民間已經流行隸書了。有些人就從隸書的角度來分

析漢字。如白虎通這部書裏面對嵩高山的『嵩』字的分析是：『中央之嶽獨如高字者，中央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四〕在今文經學家的著作裏面這種分析極為常見。試以『天』『地』二字為例，今文經學家的著作裏面就有這樣一些解釋：

春秋說題辭：『天之為言顛也，居高理下，為人經也，羣陽精也，合為太一，分為殊名，故立字一大為天。』（太平御覽卷一引）

又：『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爾雅釋天邢昺疏引）

這些近乎胡亂猜測的解說，脫離了造字的實際，給漢字的分析帶來了混亂，迫切需要糾正訛錯，確立規範，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適應了這種需要。

許慎是東漢時期的人，今天河南省偃城許莊還有許慎和他的兒子許沖的墓。後漢書儒林傳裏面為許慎立了傳，但是非常簡略，全文如下：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五〕

這篇傳文對許慎的生卒年月，作官的具體時間都沒有明確的說明，對他仕宦的經歷也敘述得不够詳盡。從清朝到現代學者們對許慎的生平作了很多考訂工作〔六〕。取得了不少成績。據考訂，許慎生於漢明帝永平元年（五八），大概卒於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這個推斷，從情理上講，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僅是一種推斷，確鑿的證據還嫌少一些。

根據推斷的這個時期，是東漢王朝政治局面相對穩定，經濟得到一定發展的時期。李斯定的小篆早已經為隸書所代替。西漢時期經濟的今古文之爭，到這個時期今文經濟的敗局已定，古文經濟盛行起來。一批古文經學家如賈逵（三〇——一〇一）、馬融（七九——一六六）都受到了統治者的重用。許慎是古文經學家賈逵的弟子，他對老師的學說多有繼承，他也是古文經濟的傳人之一。面對當時人們的任意解說文字，許慎是不滿意的。他在說文解字敘裏面說：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七〕

許慎在這裏列舉了當時任意解釋漢字的現象，並且為此發出了感慨。『虫者，屈中』見於緯書春秋考異郵〔八〕，其餘的說法的出處還不清楚。他編纂說文的目的正是為了糾正這些訛謬，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

說文寫成後，許慎並沒有直接奏上。一直到漢安帝建光元年（一二一）才由他的兒子許沖上表獻給皇帝。當時許慎已經年老臥病在床。

說文一共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總共一萬零五百一十六字。許慎根據自己的六書理論把所收的一萬多個字分別歸入了五百四十部。這就是說文叙裏面所說的『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根據漢字的結構特徵建立部首是許慎的重大發明。他在書的敘裏面又說：

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

這是說部首與部首之間的排列是有順序的。根據漢朝陰陽五行家的說法，萬物生於一，所以建立部首用『一』開頭。末一部是『亥』，體現了『亥而生子，復從一起』的意思。其餘各個部首的排列大體上是據形系聯的。所以『一』部之後是『上』部，『上』部之後是『示』部，『示』部之後是『三』部，『三』部之後是『王』部，『王』部之後是『玉』部，如此等等。

一個部首內部意義相近的字往往排列在一起，如『一』部有五個字，它們是：一、元、天、丕、吏，段玉裁在這個部首的末尾說：

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為次。顏氏家訓所謂『隱括有條例』也。說文每部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如一篇文字。如『一』而『元』，元，始也。『始』而後有『天』。天莫大焉，故次以『丕』，而『吏』之從一終焉是也。九

這對於理解說文部與部之間的排列以及部首內部字的順序規律很有啓發作用。

至於每個字的解說，也有一定的條例。先列小篆，然後列古字、籀文。有的時候，一個字兼有或體，也同樣列在正體之後。段玉裁對這點也有所說明：

許重復古，而其體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古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說古籀也。隸書則去古籀遠，難以推尋，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於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

這些對於理解說文的編纂體例非常重要。

正文後面的說文叙是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它談到了漢字的社會作用、起源和發展，談到了漢字的結構規律，談到了他編纂說文的用意，以及編纂方法，包括解形、注音、釋義、引例諸多方面。[十]它涵蓋了文字學和字典學的主要內容，講述得非常清楚，而在正文裏面，也就是在他的編纂實踐中更進一步豐富了在敘裏面提出的各項原則，這樣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著作，不僅在中國以前沒有出現過，就是在同一個時代，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出現過。

一些國外的語言學家認為，第一部詳解詞典產生於十七世紀初，它的標志是：對詞典編寫中的某些基本問題，如編寫的目的，收詞原則，

詞義的解釋等都作了回答，並且在實踐中貫徹了所確定的這些基本原則。而許慎的這部著作在敘裏面已經把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回答得清清楚楚，而在正文裏面更具體地實踐了自己提出的原則。

有的語言學家大概也看到了這點，他們又自圓其說地提出了自己的解釋。說道：『使用象形文字的國家（中國、日本）則屬於例外現象，在那裏很早便編寫了單語的詳解詞典，可能是出於對象形文字解釋上的需要。』〔二〕這就講不通了，古代的埃及、美洲的瑪雅人都曾經使用過象形文字，為甚麼他們沒有解釋自己文字的興趣呢？為甚麼偏偏在中國早了西方十幾個世紀出現了詳解字典呢？

《說文》在我國的字典編纂學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五百四十部的漢字部首編排法長期以來一直支配着我國的字典編寫。晉朝呂忱的《字林》、南朝梁顧野王的《玉篇》、宋朝官修的類篇都基本上採用這種編排方法。

《說文》雖然解釋的是小篆，但是它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認識漢字，分析漢字的結構規律離不了它，認識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也要依靠它。正如清朝學者黃承吉所說：『不有《說文》，勢必至今日舉一字而不知其為何聲，不知其為何義，甚至不知其為何偏旁。』〔二〕這是有道理的。

應該看到，許慎的時代，雖然金文材料時有發現，但是數量不大，至於甲骨文材料許慎沒有看到，因而他憑小篆來解說造字的本義，往往有不够確切的地方。當今古文字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利用古文字材料去解說漢字，對許慎的解說便多有糾正了。

還應該說明一點，《說文》是一部字典，它記錄了一萬多個漢字，並且對它們一一作了解釋，這對於閱讀古代文獻有很大好處，給古書作注離不開它；書裏面間或也反映出了些詞彙語義學的思想，但是也僅是偶一涉及，還說不上是系統的探討。現代詞彙語義學要研究詞的語義分析，詞彙的構成，詞的固定組合等問題，一千多年前的許慎是不可能這樣來考慮問題的。不過他揭示出來的各種詞彙現象，對於後世進行詞彙研究是有啟發的。還應該看到，《說文》的目的僅在於解字，可以通過它反映了古代詞彙的一些狀況，但是就當時漢語的整個詞彙來說，它收錄的詞還是有限的。先秦兩漢豐富的書面文獻裏面有大量的詞彙並不見於《說文》，要研究古代漢語的詞彙系統，單純利用它而不參考其他文獻是不夠的。

早在南朝蕭梁時代就有庾儼默的《演說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說文音隱》，這些著作都沒有保留下來。唐宋元明時代，《說文》的研究，代不乏人。到了清朝研究《說文》的人多了起來，成為研究《說文》的極盛時代，研究《說文》的學問被稱為『說文學』，或者『許學』。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從清朝初年到羅振玉、王國維一共收錄了二百零三家，真是蔚為大觀。這裏面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的《說文解字注》、桂馥（一七三六——一八〇六）的《說文解字義證》、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的《說文句讀》和《說文釋例》、朱駿聲（一七八八——一八五九）的《說文通訓定聲》最為有名。這四位作者被稱為『說文四大家』。桂馥注重義的研究，王筠注重形的研究，而朱駿聲則側重於音方面的研究，惟有段玉裁能够作到形音義三方面並重，能够以形音義三者互相推求，因而他的成就在三家之上，而為四大家之巨擘。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教育制度，詩、書成了國民教育的重要教科書，出現了對它們的解釋。根據國語周語下的記載，周靈王二十三年（前五五〇）晉國大夫叔向聘於周，回晉國的時候對單靖公的家臣講解周頌昊天有成命這章詩的意義，他的解釋已經和後來詩經的毛傳、爾雅的訓詁有驚人的一致<sup>[一三]</sup>，這不是偶然的，說明當時詩、書這些傳統的教科書已經有了比較共同的解釋。

將前代文獻裏面的故訓匯集起來，按照一定的方式編排就成了詞語匯編，根據文獻記載，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這種詞語匯編。西晉太康二年（二八一）汲郡人盜發戰國時期魏王墓藏，發現了大批殉葬的竹簡，其中有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sup>[一四]</sup>，說明戰國時代這種分類編排的詞典已經出現。

現在看到的爾雅是一部分類詞典，「爾雅」是古代的習慣用語，它出現在兩漢的文獻裏面。「爾」的意思是近，「雅」是雅言的雅，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規範。這兩個字連用是解釋詞義要近於雅正，合乎規範。

漢書藝文志著錄爾雅是三卷二十篇，屬於孝經類。沒有提到它的作者。東漢以來，談到它的作者的人多了起來。有說是孔門弟子所作，有人說是周公所作，還有人說是秦漢間儒生所為。古書不著撰人，很多書都沒有標作者，有些題有作者也不一定靠得住，有些書並不是一個人寫的。爾雅的情況也一樣，它的作者直到今天還是一個謎。但是目前一般人認為它是戰國末年儒生寫的，但是它裏面有一些詞語在西漢時期很可能在漢語裏面出現<sup>[一五]</sup>，因而可以假定，它裏面有一些西漢學者增益的內容，最後寫定的年代應該在西漢時期。

現存的爾雅祇有十九篇。有人認為缺少了敘篇，有人認為缺去釋禮一篇的題目，釋禮的文字殘存在釋天裏面，還有人認為釋詁分上、下兩篇，這樣來湊足二十篇的數目<sup>[一六]</sup>，情況到底如何，無法確定。有一點倒是可以引起注意的，三國魏明帝時候張揖撰廣雅，它的體例完全仿照爾雅，也祇有十九篇，說明張揖所看到爾雅這個本子已經是現在這個格局了。

爾雅全書總共收錄詞語四千三百多個，分為兩千多條。分別歸入十九篇中。其中，釋詁、釋言、釋訓為一大類，釋詁羅列古今的同義詞，而用一個較為通行的詞去解釋它。釋言收錄的多數是常用詞，條目也不如釋詁長。釋訓收錄的是一些描寫事物情貌的詞，都是解釋詞語的。釋親以下十六篇為一大類。多半解釋是名物方面的詞語。每一篇內部也是按照所表示的意義依類相次，條與條之間保持着某種聯繫。釋親解釋親屬稱謂，定其名分。細分起來又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類。它反映了宗法社會親族關係的複雜情況。

釋宮解釋房屋、道路的名稱。道路和橋梁都列在釋宮，這是古人分類不細密，連類而及。爾雅裏面這類現象不止這一處。爾雅裏面解釋各類日用器物的名稱。包括籩豆、鼎鼐、服飾、車輿、弓矢等各種名稱，也解釋了一些器物的製作方法。

釋樂解釋各種樂器以及演奏樂器的名稱。包括五音、鐘鼓等。

以上三篇主要解釋人類製作器物的名稱。

釋天是關於天文的訓詁。它包括的範圍很廣。分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旗等十二類。

釋地是關於地理的訓詁。包括九州、十數、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極等七類。

釋丘解釋自然形成的高地的名稱，並且說明它們得名的由來。它包括丘和厓岸兩類。

釋山解釋一些山名，並且解釋一些山的形狀。

釋水解釋泉源川流。它包括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類。舟船是水上的交通工具，所以也連類而及。

以上五篇是解釋天地山川等自然現象的名稱。

釋草解釋草本植物。

釋木解釋木本植物。

釋蟲主要解釋昆蟲。

釋魚主要是解釋魚類。

釋鳥主要解釋鳥類。凡是有翅膀能够飛翔的都列入這一類。

釋獸主要解釋獸類。它裏面又包括以下四類：寓屬（能够爬樹的獸類）、鼠屬、鼴屬（反芻動物）、須屬（動物的呼吸）。

釋畜解釋家畜的名稱。它們有別於前面釋獸的山澤之獸。包括馬、牛、羊、狗、雞等，沒有六畜中的豕，它反映了更早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

這十九篇篇目次第井然。釋詁等三篇收錄的是語詞性的條目。釋親講古代家族宗法制度，它可以屬於社會科學的範圍。釋宮等三篇解釋人所作的器物，它們解釋衣食住行、文物制度、社會生產方面的名稱，它們可以列入應用科學的範圍。至於釋天以下十二篇則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了。它們構成了古代複雜的知識體系，已經具備了綜合詞典的格局。

爾雅在我國文化發展上有過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的典籍，研究上古漢語的詞彙，離不開它。詩經的毛傳、鄭箋有不少的訓詁和爾雅相合。唐朝孔穎達（五四七——六四八）撰毛詩正義，凡是毛傳、鄭箋和爾雅相同的地方，都注出了爾雅的篇名。

司馬遷寫史記，利用尚書的材料，往往根據爾雅把它們翻譯得通俗一些。所以漢書藝文志說：

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清朝陳澧對『古文讀應爾雅』這句話有很好的解釋，他說：

觀於史記，採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工皆興」。「庶」，衆也。「績」，工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一七〕

正因為如此，它成爲古代重要的童蒙學習教材，受到人們的重視。在經學佔統治地位的時候，爾雅則被認爲是經學的羽翼。王充（二七——約九七）在論衡是應篇裏面說：「爾雅之書，五經之訓詁，儒者所共觀察也。」〔一八〕根據清朝學者的考訂，爾雅全書解釋五經的不到十分之四，解釋詩經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佔全書半數以上是解釋先秦其他古籍的。如莊子、楚辭、管子、尸子、山海經、呂氏春秋、國語等〔一九〕。就這個意義來說，爾雅是先秦詞語匯編，是查檢先秦詞彙的一部重要辭書。

爾雅對漢朝一些辭書的編纂很有影響。揚雄（前五三——公元一八）方言是一部方言詞典，它在編排方式上和爾雅比較接近。它的第一、第九大體相當於爾雅的釋器，第八相當於釋鳥、釋獸、釋畜各篇，第十一相當於釋蟲〔二〇〕。劉熙的釋名在編排上也受到爾雅的影響。釋名不解釋草木蟲魚鳥獸，但是它的分類達到二十七類，比爾雅細密多了。

從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視爾雅的運用。漢平帝四年（四），王莽曾經下詔令通爾雅的人到京師任職，東漢時期，漢光武和他的臣下遊於靈臺，得到一隻身上有豹文的鼠類，臣下們大多數不知道是甚麼動物，獨有侍衛官竇攸根據爾雅釋獸的記載認出它是鼴鼠，得到百匹縑帛的賞賜。光武還特別詔羣臣子弟隨從竇攸學習爾雅〔二一〕。

東晉時候，蔡謨初到江南，誤把彭蜞當成蟹子，吃後又吐又瀉，弄得狼狽不堪。曾經有人嘲笑他：「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二二〕。」可見當時人們對於這部書的推崇了。後代參照爾雅方式編輯的分類詞彙，或者稱爲「某爾雅」，或者稱爲「爾雅某」，或者單稱「某雅」。見於前代書目的不少。而研究爾雅的學問被稱爲「雅學」。

早在漢朝，爾雅就有了注本。根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的記載，有名的爾雅漢魏舊注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等五家，可惜它們都佚亡了，清人有幾種輯本還保存了一些佚文。

晉朝郭璞（二七六——三二四）花了十八年時間給爾雅作注，是今天保存最完整的爾雅舊注。全書引用典籍五十餘種，還徵引了一些歷史掌故。這部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用當時的詞語去解釋古代的詞語，起到了溝通古今的作用。這部書一出，以前的舊注相繼佚亡了〔二三〕。宋朝邢昺（九三一一〇一〇）等奉敕修爾雅疏，以郭璞注爲基礎，並加以發揮，其體例大體上因襲唐朝的五經正義。人們普遍認爲它的質量並不高。

清朝注爾雅的以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的爾雅正義和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的爾雅義疏兩家最有名。郝氏的書晚出，原名爾雅郭注義疏，一般通稱爲現代這個名稱。他長於名物訓詁考據之學，全書收羅豐富，輔以目驗，對於名物解說極多創獲。可惜他的

古音學造詣不深，論及古音的地方往往有錯<sup>[二四]</sup>。但是它還是今天比較有用的閱讀爾雅的重要參考書。

朱祖延教授主編的爾雅詁林，匯總了能够收集到的有關爾雅的註釋，歷代論及爾雅的單篇文章，筆記書中有關爾雅的記載都盡量收錄，是當今收錄研究爾雅資料最全的著作了<sup>[二五]</sup>。

如果和同時代其他國家的語言研究相比，爾雅也是處於領先地位的。一般談到古代的語言研究，當然要講希臘，可是古代的希臘在這方面，祇有保存在古代史詩後面的注釋，將這些注釋匯總成分類詞語匯編的著作却沒有出現過。古印度的辭書出現很早，匯集吠陀詩歌中生僻詞的尼犍豆是最古的，它依靠耶斯迦尼祿多的解說而保存下來。它和爾雅的情況完全不相同。古印度也有近乎爾雅的同義詞匯編，它不僅爲了識字的需要，而且爲了創作詩文的時候有豐富的詞彙，值得一提的是長壽師子（阿摩羅辛訶）編的長壽字庫，它一共三篇：第一篇收錄了表示天堂、天空、天文、時節、智慧、言語、樂舞、下界、地獄、水界等方面的詞，第二篇收錄了表示地、城、山、草木、禽獸、人類、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等方面的詞，第三篇收錄了形容詞、構詞形態互有關聯的同義詞、多義詞、不變詞，最後專章論名詞的性。全書用韻語，又有點像我國古代的童蒙識字課本。它是根據古代印度的社會文化背景來進行分類的。這本書曾經傳入我國的西藏，在西藏頗有影響。長壽師子這個人大約生活在公元七世紀，這本書出現的時代比爾雅晚多了。

隨着漢文化的向四方傳播，爾雅在一些非漢語地區也有影響。日本很早就接觸了漢文化，不少古籍在日本流傳。爾雅是其中之一。根據續日本記記載：唐朝人袁俊卿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隨日本遣唐使到了日本，因爲通爾雅、文選音，被日本政府授爲太學博士。日本延歷七年（相當於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即公元七九八年）政府曾經有這樣的規定：太學生年十六以下欲求文學者，需先讀爾雅、文選音等著作。

宋朝在陝北安塞和甘肅一帶出現了西夏地方民族政權。他們仿照漢字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所謂「西夏文」，並且用它來翻譯漢族的文獻。根據宋史夏國傳的記載：

元昊（即西夏國君李元昊——筆者）用製蕃書，令野利、仁榮演譯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因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sup>[二六]</sup>足見當時西夏政權對這本書非常重視。

### 三

方言是我國最早方言詞典，也是世界上最早方言詞典。古代希臘學者對希臘的四種方言語音的分歧曾經進行過描寫<sup>[二七]</sup>。古代印度學者婆羅流支撰寫的古代印度俗語語法普拉克利特闡述，對當時印度方言的語法現象有所描述<sup>[二八]</sup>。那個時代他們都沒有編寫出自

己語言的方言詞典。最早而規模最大的收集方言詞彙工作則要數我國了。

根據記載，兩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曾經有採風制度，每年秋收以後的農閑季節，朝廷都派一些使者乘着輕便的轎軒車到各個地方去收集民謡和方言，這些材料都匯集到首都，保存在貯藏圖書的朝廷秘室裏面。經過了秦漢的戰亂，這些資料都散失了。到了西漢末年，蜀郡人揚雄得到一些散失的材料，經過他二十多年的辛勤收集，編成了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方言。

方言這部書的全稱是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個稀奇古怪的名字正是根據前代輶軒使者收集民謡方言的掌故命名的。

揚雄，漢書有傳記錄比較詳細<sup>[二九]</sup>。揚雄的姓通常寫做『揚』。根據近人考定，『揚』和『楊』在表示姓的時候是一回事<sup>[三〇]</sup>。因為習慣，這裏仍然作『揚』。

揚雄是一個多產作家，他一生寫了不少著作。晉朝常璩在華陽國志裏面敘述揚雄的寫作狀況時候說：

以經大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於蒼頡，故作訓纂；賦莫弘於離騷，故反而廣之；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sup>[三一]</sup>。

可見揚雄寫作很注重摹仿。

方言是揚雄作的，宋朝以前沒有疑義。到了宋朝有人根據漢書揚雄傳和漢書藝文志都沒有提到這部書，開始懷疑這部書是後人偽託的<sup>[三二]</sup>。但是清朝的學者如戴震、陸文弨、錢繹、王先謙等人都反對這種說法，認為他提出的懷疑證據不足<sup>[三三]</sup>。從說文裏面著錄的方言材料有好些和方言相同，三國時期張揖撰廣雅裏面也大量採用了方言的材料，說明方言這本書在東漢到曹魏時期就已經有了。在沒有更多的有說服力的材料之前，方言的作者歸於揚雄還是比較恰當的。

方言的後面附有揚雄和劉歆往還的信件。這裏面談到揚雄編寫這部書的詳細經過情況。在常璩看到的方言裏面已經附有這兩封信了<sup>[三四]</sup>。

從這兩封信裏面可以推斷出以下事實：

揚雄給劉歆寫這封信的時間在天鳳四年（一七），信中談到他從事這項工作已經二十七年，從這裏往上推，他開始調查方言是在漢成帝元延三年（前十），那時他已經在首都長安居住了好幾年了。首都五方雜處，言語各異，給他的調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他給劉歆的信裏面談到：他常常拿着一支三寸的筆和一段四尺長的上過油的絹子，這種絹寫了後可以抹去再寫，向各地到長安來工作的官吏士兵進行訪問，回家後就用刀刻在木版上面。這種調查方言的方法，國外到十九世紀纔有人採用<sup>[三五]</sup>。

從這封信裏面還可以看出，揚雄編這部書的時候除了自己實地調查的材料以外，還利用了前人積累的材料。其中有與他有外家牽連之親的林闓翁孺有關整理方言材料的大綱，所謂『梗概之法』；還有他的同鄉嚴君平手裏面保存的一千餘字的殘存資料；再有就是他在首都國

家圖書館裏面看到的資料。方言裏面提到『古今語』、『古雅之別語』就是這類殘存資料，至於書中提到春秋戰國國名和周秦地名的方言資料也多少和這些殘存資料有關。

方言的最大特點就是注明了詞的方言來源，這是這部書的性質決定了的。書中提到了許多地名，還有『通語』、『某地之間語』等名目。所謂『通語』、『凡語』大體上是指共同語的詞或者流通地域比較廣的詞。還有『某地之間語』、『某地某地之間語』，則是地區方言，它通行的範圍要窄一些，至於『某地語』，則是個別地區方言，範圍就更窄了。可以根據方言裏面提到的地名來確定漢代方言的地區分布。

在方言裏面可以看到，秦晉地區往往和梁益地區並舉，而且在書中材料佔的比重也比較大，詞義的解釋和詞義的辨析都比較細，在解釋方言的時候，也常常用這一方言地區的詞語來比況。關於這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解釋。第一，秦晉梁益是當時共同語的基礎，懂得的人比較多；第二，揚雄生在成都，後來到長安去做官。成都和長安正在秦晉梁益這個大地區內，揚雄熟悉這一地區的方言，收集的材料比較多，解釋和比況也常常使用它<sup>〔三六〕</sup>。

爾雅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類聚在一起，用一個表示它們共同意義的詞去作解釋，對於詞義的差別沒有注明。方言除了注明詞的方言來源外，還有一些詞的語義差別的辨析。這是相當不簡單的。就在後來幾個世紀，國外語言學也還有些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中世紀的歐洲處於『黑暗時代』，文化受到摧殘。東方的阿拉伯崛起了。阿拉伯的語言學以詞典編纂見長，他們編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詞典，對於方言詞的收集也很注意。但是，他們缺乏明確的方言觀念，他們常常把不同方言的詞義都歸入到同一個詞中，從來不注明它們來自哪一個方言<sup>〔三七〕</sup>。然而在我國，早在公元前一世紀，揚雄就出色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揚雄已經注意到同一個詞在不同方言裏面發生的變化，並且用『轉語』這個名目去表示它，方言裏面這類材料有好幾條，其中除了第十『緒也』那一條比較費解外，其餘各條根據現代語音學研究的成果都能够說明它們的關係和聯繫。這種從語音轉變方面來考察詞語，把不同的詞用轉語聯繫起來，說明它們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方言是一部沒有完成的著作。通觀全書，有些意義相同的條目分散在好幾卷，這說明他把材料收集起來以後沒有很好地整理和系統化。書裏面對詞語的解釋顯得詳略不一，總的來看，前幾卷比較詳，後幾卷略一些，而且愈到後面就愈略，不少詞條沒有注明方言分佈，也沒有詞義辨析。都可以說明這點。

根據揚雄和劉歆往還的信還可以看到，當時的方言是十五卷。晉朝郭璞看到的本子也是這個卷數，所以他在方言注序裏面說：『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三五』就是十五的意思。到了唐朝編寫隋書的時候，在經籍志裏面著錄的方言就祇有十三卷了。這說明從晉朝到隋朝這段時期方言可能散失或者歸併了卷數。

研究方言的著作，首先應該提到晉朝郭璞的方言注，這是現今知道最早的方言注本。郭璞注方言的最大特點在於能够從晉朝語言狀況

出發來分析揚雄收集的材料。郭璞還發展了揚雄有關『轉語』的說法，打破了字形的束縛，能從語音上來考察詞與詞的關係了。

清朝研究方言的有好幾家。戴震用永樂大典和明朝刻本與方言對勘，又利用古書舊注引到方言和郭注來比較，寫成了一個方言的校本。他運用的方法還是比較可取的。戴震參加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四庫全書裏面的方言採用的就是戴震的校本。此外，劉台拱（一七五一—一八〇五）的方言校補，雖然祇有幾十條，但是都很精當。盧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也校過方言，抱經堂彙刻書裏面的方言就是他親自校過的。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本來打算研究方言，也收集了一些資料，寫了一些稿子。後來他知道自己的老師戴震在校注方言，並且已經有了成果，就沒有繼續作了。現在看到王念孫的遺書裏面還有方言疏證補一卷，裏面很有一些精到的見解。王念孫還把自己一些研究方言的成果納入到他的廣雅疏證裏面去。錢繹的方言箋疏曾經大量加以引用。

錢繹（一七七〇—一八五五）的方言箋疏是方言的又一個校注本。錢繹初名東塘，字以成，一字子東，號小廬居士。江蘇嘉定人。他是錢大昭的次子。錢繹的哥哥錢東垣，弟弟錢侗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號稱『三鳳』。方言箋疏本來是錢繹的弟弟錢侗作的，沒有作成就去世了，後來錢繹繼讀修改完成。這部書折衷了戴、盧兩家的說法，還利用了唐朝和尚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引文校了一遍方言，是一個比較詳贍的本子。

近人周祖謨的方言校箋，利用了清代乾嘉學者沒有見到的古籍來校理方言，訂正了方言一些偽誤，頗有參考價值。

#### 四

在科學的詞源學產生以前，人們對詞源的探索都經過了一個主觀猜測的階段。古代的印度，耶穌迦的尼祿多，對一些吠陀詩歌經文詞語的來源作了分析，找出了千多個詞的詞源，根據近世印歐語歷史比較法提供的材料來看，有五分之四的分析不够恰當<sup>[三八]</sup>。古代希臘和羅馬有些學者對詞源進行研究，他們同樣也缺乏歷史主義的觀點，用科學的詞源學來衡量，成就也不大<sup>[三九]</sup>。儘管如此，他們那個歷史時期能够這樣來認識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却能够引人深思。

與這個時期接近，我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探索事物得名由來的研究，那就是聲訓。所謂聲訓就是以聲音作為線索解釋詞義的方法。它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盛行於西漢，東漢末年劉熙的釋名是集聲訓大成的著作。

在一段時間裏，聲訓和釋名曾經受過不公正的待遇。有人認為：聲訓從理論上說被認為是和荀子『約定俗成』的唯物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在內容上則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複，在方法上是抓住字的同音關係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至於釋名則是一部主觀的、唯心的訓詁理論書，和唯物主義語言學毫無共同之處。

對此，我們持不同的看法，聲訓這種訓詁的方法不能够全盤否定，釋名裏面更不是完全沒有值得肯定的東西〔四〇〕。

史書上沒有給劉熙立傳。根據劉熙寫的釋名序和近人的考訂，他是北海（郡治在今山東省濰坊西南）人，東漢末年避地交州（今兩廣大部地區）。當時的戰亂席卷了整個中原，長江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都受到影響，只有偏處南方的交州比較安定。許多學者從北方逃到這裏來從事學術活動，劉熙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員。他在交州講學，當時交州太守士燮的部下程秉、薛琮都曾經從他就學，還有後來到蜀國做官的許慈也是他的學生〔四一〕。近人還根據釋名釋州國有雍州而無交州，聯繫東漢末年的歷史考察，認為釋名的寫成當在雍州建立的興平元年（一九四）之後到交州建立的建安八年（二〇三）之前的八九年間〔四二〕。

釋名一共二十七篇，它的編排受爾雅的影響比較深，它對爾雅有繼承，也有發展。雖然它收詞的範圍比爾雅窄，沒有動植物的名稱。但是分列的篇目比爾雅多。篇目的排列順序也有自己的特點。先引天地，後序人世。人世之中，先州國，後人倫；先生計，後病死。後世百科性的類書，以類繫詞，因詞立事的事典，多少受到它的影響。

劉熙在自己書的序裏面談到它寫書的目的，這是一篇很有語言學價值的論文。他說：

熙以為：自古造化製器立像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製，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為之名，故與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庶民應用之器，論叙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

這篇序文裏面談到名稱或出於『典禮所製』，或出於命名的羣衆，約定俗成，『聖人於時就而弗改』，講的是語言的繼承性。『崇易簡，省事功』是講語言的交際作用，論述非常全面。下面談他的寫作目的，那就是探索事物命名之所以然。從他選錄的材料看，他不僅選錄了表示天地、山川、車服、喪紀的詞來進行解釋，而且『下及庶民應用之器』，也就是說是一般人通用的詞。這些詞的意義，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幾乎是用不着解釋，但是要瞭解它們『所以然之意』，使用的人就未必能够說得清楚。因此要對它們進行解釋。

釋名的聲訓條例可以歸結為以下六大類：

第一、同字爲訓 這裏面又分爲兩種情況：一種是同一個字四聲相承，聲調有別。另一種是同一字而意義不同。例如：

釋天：『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按：上一個『宿』字指天上某些星的集合體，讀去聲。下一個『宿』字是止宿的意思，讀入聲。

釋水：『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按：上一個『濟』字爲河流的名稱，屬上聲。下一個『濟』字是濟渡的濟，屬去聲。

釋州國：『衛，衛也。既滅殷立武庚為殷後，三監以守衛之也。』按：上一個『衛』字爲古代的國名。下一個『衛』字是保衛的意思。

同一個字而表示的意思不同。

釋采帛：『布，佈也。佈列衆縷為經，以緯橫成之也。又太古衣皮，女工之始於是。施佈其法，使民盡用之也。』按：上一個『布』字是

布帛的布，下一個『佈』是分佈的意思。

第二、同音爲訓 這是就漢代的讀音說的，解釋的字和被解釋的字在漢代是同音詞。由於語音的變化，有些字今天已經不同音了，有些今天還是同音的。例如：

釋天：『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雨水從雲下也。』

釋親屬：『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

釋官室：『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又：『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它們在漢代都是同音的。今天前兩例還同音，後兩例不同音了。

第三、同部爲訓 就是說解釋的字和被解釋的字在當時韻部是相同的。這類情況在釋名裏面佔的比重最大。例如：

釋天：『景，竟也。所照處有竟限也。』又：『昏，損也。陽精損滅也。』

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

釋藝：『詩，志也。志之所之也。』

這裏『景』和『竟』古音都在陽部。『昏』和『損』古音都在文部。『羹』和『汪』古音都在陽部。『詩』和『志』古音都在之部。

第四、同聲爲訓 就是說解釋的字和被解釋的字在當時聲母是相同的。例如：

釋天：『霜，喪也。其氣慘毒皆喪也。』

釋山：『小石曰礫。礫，料也。小石枝柱其間料料然出內氣也。』

釋形體：『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

釋書契：『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這裏『霜』古音在生母，『喪』中古音在心母，上古音都在心母。『礫』和『料』古音都在來母。『鬚』和『秀』古音都在泥母，『雅』和『義』古音都在疑母。它們的聲母是相同的。

第五、陰入相訓 就是用陰聲字解釋入聲字，或者用入聲字解釋陰聲字。例如：

釋天：『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其好惡真偽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

釋形體：『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

釋言語：『覆，孚也。如孚甲之在物外也。』

釋飲食：『臞，蒿也。香氣蒿蒿也。』

這裏『亥』、『頭』、『孚』和『萬』是陰聲韻的字，『核』、『獨』、『覆』、『臞』是入聲韻的字。

第六、陰陽相訓 就是用陽聲韻的字解釋陰聲韻的字，或者用陰聲韻的字解釋陽聲韻的字。例如：

釋天：『水，準也。準平物也。』

釋首飾：『箇，頰也。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

釋疾病：『癬，徙也。浸淫移徙處日廣也。故青徐謂癬為徙也。』

前兩例是用陽聲字解釋陰聲字，後一例是用陰聲字解釋陽聲字。

上面列舉的六條聲訓條例不是孤立的。有的時候同一條聲訓材料可能包括不同的內容。如『癬，徙也。』從韻上看是陰陽相訓，而從聲上看又是同聲相訓。觀察的角度不同，分類的結果可能不一樣。

名稱和事物最初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這就是荀子『約定俗成』論所以能够成立的依據。但是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們給事物取名字，可以利用事物之間的關係和聯繫作為基礎，用原有的名稱來表示新的事物，這就是對事物得名由來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依據<sup>〔四三〕</sup>。釋名裏面雖然有些解釋顯得主觀臆斷，但是披沙揀金，往往得寶，它裏面也有一些對事物得名由來有價值的探索，值得深入發掘。

釋名在傳刻的過程中，闕誤很多。到了清朝才出現整理和研究它的著作。首先是乾隆年間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七）的《釋名疏證》<sup>〔四四〕</sup>，這是第一次對《釋名》進行整理。這部書有一個缺點就是過分相信《說文》，凡是不見於《說文》的字都要在《說文》裏面去找尋本字，未免顯得迂腐。對於《釋名》一書中使用的漢世詞語和書中提到的漢朝風俗習慣疏解不多。因此道光以來有好些學者對《釋名》作補充研究。刊刻在《南菁書院叢書》第六集有成蓉鏡（一八一六——一八八三）的《釋名補疏》，內容不多，僅有六十一條，都很有參考價值。孫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是晚清有名學者，他對於《釋名》的研究沒有寫成專書，但是在已經刊印的讀書筆記《札逐卷三》有關於《釋名》的讀書札記三十九條，條條都非常精審。

總結性的研究《釋名》，在清朝要數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了，他的《釋名疏證補》是一部集注性質的著作，書裏面收集了當代一些學者的著述，如前面提到的成蓉鏡、孫诒讓的說法，都全部收入書中，同時也有自己的見解。但是從今天的學術水平來看，《釋名》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漢朝四種小學著作的研究工作中，它是研究最薄弱的一種。

## 五

這套漢小學四種把這四種語言學名著匯集在一起，每種選擇清人有名的注本，以便讀者參考。

《說文》段注根據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經